

梦回疑在高考时

□ 董颖

因为不是个喜欢回忆的人,所以不容易去回忆,对于我来说,永远没有勇气也没有机会再走一遍来时路。恰巧前些时日收到赠书《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作者是袁腾飞。书的腰封上,有一位超级粉丝说:愿为袁老师再参加一次高考。我顿时肃然起敬,为这位作者的个人魅力,也为高考梦。记忆中的高考岁月,像做了一个深沉的梦。

不知道为什么,回想起七年前的高考,总是被一种欢快的节奏所牵引。那一年,我们在四楼的教室上课,窗外的水彩笔直高耸,仿佛想探入教室与我们亲近。树上的小鸟叽叽喳喳,除了乐此不疲地鸣叫,顺着水杉树分散开来的枝桠,传入人每一个紧绷着神经的学子耳畔。水杉树下的那条青石小径曾经让我们爱恨交加,因为它是我们班的包干区,每天都要

去打扫,可它偏偏就是那么的美,饱含着我们豆蔻年华中所有对美好的向往。教室里的黑板上每天都会减一倒计时的牌,课桌上每天都划去一天的日历表,心灵手巧的好友用小纸片叠出的,被我粘在课桌一角的各种小动物,班上的热心人士收集整理且广为流传的《三年二班语录》,一小卷一小卷在老师眼皮底下被同学传来递去的,上面写着诸如“据可靠消息,今天的考试……”或者“下课速度吃饭”的纸条……高考像漆黑夜的夜,而这些点点滴滴似暗夜中无限闪烁的星辰,让我们追着一丝光芒勇敢前行。

我们活着的大多数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自欺,欺人,被人欺。我想,也许是回忆骗了我。或许过去的那一段高考岁月并不如回忆中那般轻松愉快,岁月的沙漏已经慢慢过滤掉了那些曾经让人无奈、乏味甚至惶恐的情绪。为高考失眠过、彷徨过、犹豫过、哭过亦笑过。我永远都会

记得那个下午,两个女孩在学校门口的投掷河边,捧着刚刚发下来的高考答案,小心翼翼地算着分数,生怕多算了一分会带来日后的失望,又生怕少算一分无端地生出几分挫败感来。据说那条河,是两千多年前越王勾践出师伐吴时投下酒杯的河,不知道若干年以后,还会有人像我记得这个典故一样记得,每年总有一些从高考考场出来坐在这条河边,静静地对着答案,静静地等待梦想实现的一个个男孩、女孩。终究,那一段时光在两个昼夜煎熬之后的一声铃响时戛然而止。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咽。我暗自庆幸,曾经的我没有把高考妖魔化,而是像一个普通少年一样,享受着生命中每一个快乐的时刻,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有着鸿鹄之志,当然也偶尔为赋新词强说愁。正如一位我十分尊敬的长者所言,随着人经历的增多,到后来会发现,曾经

觉得能够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力。高考亦是如此,过去了就“不过如此”,能升入理想的学府进行深造自然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但高考失利也不见得能带给人多少影响。人生路漫漫,一点坎坷是难不倒壮志凌云的人的,而一赢一不振带给人生的影响,则是颠覆性的。

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推着巨石上山,纵然是每一次在接近山顶的地方,眼睁睁地看着巨石从身边滚下去,即便“知道自己命运面前完全地无能为力,但他还是每一天都会摆出那副不屈的姿态”。好在我们比西西弗斯幸运,除掉那副不屈的姿态,我们还可以选择乐观地面对生活,可以选择奋斗不止,可以选择执著地追求梦想,即便无法把握人生中的每一个机遇,但至少可以保证快乐不远。快乐地努力着,再多的“高考”都会过去。

一元钱爱情

□ 阿敏

傍晚的街市,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在恒逸工作的他和她下班后去买菜。菜市场门口,她说:“我在外面看车子,就不进去了。”他点点头将自行车停放在菜场对面的马路边。他问她买什么菜,她脱口而出:“随便!”他便扭头大步走向菜场,边走边迅速地扫了周围一眼。就在跨进菜场大门之际,突然他又回转身。一向反应慢半拍的她,不明白他的男人为什么要转身回来。迎着她疑惑的眼神,他来到她面前,伸手在裤袋里摸索,掏出一枚一元硬币放在她手心,往她的旁边努努嘴:“你肚子饿了吧,先买个饼吃吃。”这时她才看见她在她的左侧,有一个卖小吃的摊点,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她的心头,脑海中浮现出了彼此相识相爱的一幕幕景象。

那年她23岁,第一次离家外出打工。他们同是公司员工宿舍的管理员。他对她的初次印象并不好,面红耳赤,眼神犀利,隐约感觉她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惹。随后发生的一件小事证实了他的看法,他的“不近人情”加深了她对他的反感,真正有交集的是在一个晚风徐徐的傍晚。

正当她孤独失落暗自伤感时,与旁人谈笑风生的他发现了她:“怎么啦?看起来很失落的样子”,他竟然能够看穿她的内心,要知道从小到大缺乏友情的她,心事向来无处诉说。家人的爱虽然丰富,但常常忽略了她内心真正的感受。此时的他卸下了白天的冷漠,嘴角含笑眼神温和,整个人看起来柔和不少。禁不住他的热情相邀,她欣然加入二人的谈话中。这次接近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她也认识到了他善解人意热情开朗的一面。

其实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不仅阅历丰富、心思缜密,对事物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且工作认真负责,能言会道,热情风趣。自从认识她,他发现自己那副斤斤计较的心有了生机和活力。两人都喜欢文字,共同的兴趣爱好拉近了彼此说不出的话题。对她,他的内心生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悸动。然而她比他小那么多,他只能视她为妹妹来看待。

遇见他之前,单身的她一直认为一个人的生活挺自在不会有太多的烦恼,也不担心会受到伤害。但是没想到,这段很轻松、“忘年交”在不知不觉中竟演变成凄美的爱情故事。她虽然爱,试图全身而退时,却发现自己再也做不到心如止水。尽管知道,他比她大了许多,家境也不好,彼此的家乡相隔千里,父母肯定不同意,但她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更应该为以后的人生做打算,事实证明她的选择是正确的。由于性格迥异,但刚柔相济,急躁相和,动静相宜,倒也相得益彰。

“麻烦你,请让一下!”由于自己长时间的“站道”而影响到他人的通行,内心不免有些自责,思绪也匆匆的打断。街上还是人来人往,每个人行色匆匆,他进去买菜好一会儿了,她感到有些无奈,将视线停留在离她几步之遥的小吃摊上。虽然只是路边摊,但也挺讲究。摆小吃台的台子上扣着一个大大的透明玻璃罩。鸡蛋灌饼、麻球、豆沙馅和咸菜馅的煎饼隔着玻璃吸引着过往的行人。台子前摆着两个炉子冒着热气,一个炉子是茶叶蛋,另一个炉子上是糕子。前来购买的顾客络绎不绝,其中有不乏熟悉的面孔。手拿着硬币,但还是在悄悄压下了想要购买的冲动。她知道这一元钱是她平时一顿便宜的早餐,也有可能是晚餐餐桌上的一盘小菜,更是他们省吃俭用为下一元准备的教育资金其中的一元,她决定要省下这一元钱。

他在买些什么呢?他的肚子应该很饿了吧?菜市场吃的应有尽有,他会为自己买点吃的吗?……他虑不安望着她,此刻她只想快点看到他,但依旧向他走远的踪影。她终于按捺不住,走过去把手里叠存体温的一元硬币换成了咸菜煎饼。她刚拿到热腾腾的煎饼时,就看见他提着袋袋小袋袋过来了。他笑笑:“饼买了怎么不吃呢?”她说:“我不饿,这个饼是给你买的,你的胃不饿吗。”他不紧不忙,但嘴里习惯性地说道:“我不饿不吃。”彼此互相让着,他觉得有些难为情,赶紧回家回去。

到了家,她忙着淘米洗菜,还不忘提醒他快吃那煎饼,他一口口答应着,却急着拿热水到附近开水房打开水。听着他打好开水后的声音,她急忙从厨房奔到门口,把煎饼递到他面前。他真的是饿了,接过饼三口两口就吃了大半,接着手里剩下了的,她歉意地笑着说:“光顾着自己吃了,老婆你也吃点。”他推开送至嘴边剩下的饼,他欣慰地笑了:“我还好,胃不饿不能饿肚子,很快就好了。”她有点感动,平日起粗枝大叶的她也有细腻与温情。

什么样的爱更真实动人,叫作爱情?与人间间的玫瑰烛光晚餐相比,一元钱的爱情并不浪漫,更谈不上轰轰烈烈,但彼此相爱的心是踏实的、可靠的,因为幸福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品味宁静

□ 信明报

忆起前年的婺源之行,顿生故地重游的冲动,宁静的江南乡村可真的牵绊我的神经。惠风和畅的春日,随同行一行慕名而至。也许是罡风混泥土的禁锢,心累为凡尘,婺源静静地如心灵鸡汤入胃入心,通体活络,可吐古纳新,为健康鸡鸭。这里山势雄伟,层峦叠嶂,柔细的公路两旁散落几家村落,不仔细还真看不清。古木参天,香樟林立,鬼魅的虬枝随性向蓝天,述说着中国最美乡村的渊源之事。香樟温脉的依息总驻留游客的脚步,一片片山中的樟木净化那死气沉沉的书房,实为上策。渐渐远起,行至李坑。古村落为群山环抱,袅袅炊烟不知多少年前就是这样。白墙青瓦的徽派建筑,错落有致。游游而过的溪水,洗沙的村妇,嬉戏的孩子,卧在村头的鸡犬鸭鹅,飞翔的鹭鸶,浅底的小鱼宛如一幅水墨丹青。江岭的油菜花惊艳地世界,婺源实力标签,身在平原的我亲临前质疑油菜花夸张的魅力,踏上江岭的土地,淹没在无边油菜花海中,迷乱我的眼。

头上的彩蝶,身边的蜜蜂都在和我们远方的客人争着满山尽带黄金甲的美景。西下的夕阳,暮归的老牛,归巢的群鸟,还有躺在油菜花丛中不走的帅哥美女们,名副其实,鉴赏到婺源油菜花的经典。贪婪的我们尽情地消耗着不足以赏尽盛景的体力,下溪水捉鱼,上山飙高歌,读诗落百年来斑驳诗痕,思昔日多少文人墨客走过的桥,……无情的落日不解风月地拉下帷幕。

我们入住清华镇吴老师驴友驿站,该镇依山傍水,高昂的马头墙在翘首迎接,吴老师如见久别的知己,谈笑甚欢。四水的天井下,又有几家农家小菜,如荷包鲤鱼,石耳炒鸡蛋……来几瓶冰爽啤酒对着神秘的大山,举杯邀明月。三巡五味的爱用,化解一天的劳顿。要一杯婺源绿茶,坐在四围满挂灯笼且飞檐翘角的小亭下,品着清冽甘醇,想着人生的韵味,听取外有蛙声一片,湿润的山风不冷不燥地吹着喜庆的灯笼。杯中茶的香气也迎合着清风的邀请舞动起来,凉亭内外外飘香四溢,吮一口,舍不得咽下,盘旋在口中让味蕾带着化着美好的梦,躺在大山里真不想醒来……

一夜酣然,雄鸡催晓的高亢之音随着山风挤进我的小屋。推开窗门,远山郁郁葱葱,被朦胧烟雾环绕着,依稀可见的马头墙上停着几只不知名的鸟儿,它们也许是累了,但看样子根本没有飞走的迹象,难道也是在品味这里的一丝宁静?

雨寂

□ 张春君

泡一杯咖啡
泡几缕水波
转圈的心也泛起一丝涟漪

窗外那棵石榴树
很安静地屹立着
晶莹的水珠
挂在每片叶子上

朦胧的细雨似有似无
是在天空中
编织那张无形的网
恰似我用乡愁纺织的心网

在这个端午
敲不开来
始终绕绕心扉



跋涉

凤凰山

第148期

刊头题字/王斌
头头摄影/徐国斌

藏在电话里的亲情

□ 熊一龙

凌晨5点,手机突然响了起来,这么早,谁会打电话?伸手拿过来一看,是我非常熟悉但令我异常忐忑的来电——母亲打来的电话,会有什么事吗?

接听了母亲的电话,原来也没什么要紧事,只是说想儿子了,诸如如此类的话,要知道,虽然母亲用手机也有好久了,可这还是母亲第一次用手机给我打电话,并且如此之早。母亲已近60岁了,因为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农活,所以身体一直也不太好,一直居住在老家。尽管姐姐住在附近,总是隔三岔五跑回去看看,帮助洗洗涮涮,做些家务。但我还是放心不下,多次叫她跟儿女住在一起,这样照顾起来方便,也省去了很多的牵挂和担心。母亲毕竟年纪大了,加上父亲走的早,身边如果没有人照应,一旦生病,第一时间都不会有人知道。但母亲却说得很淡然,说什么时候要在自己的老房子里,她说自己行动不便的时候不想让儿女添麻烦,说呆在老房子里习惯了,周围的邻居都很熟悉,有事儿女串门串门,唠唠家常也不会无聊。实在拗不过母亲,我们只好妥协,只是姐姐们比以前跑得更多了,他在杭州上班,不能经常回去,只能通过电话跟母亲联系上。

母亲是勤俭持家型的,或许以前家里比较清苦的缘故,每天的生活都很节俭,吃的穿的都不舍得花钱,我们给她买的衣服,她也只是出门

的时候穿一穿。但母亲对儿女、亲戚,甚至对邻居都慷慨大方得出奇。前段时间找人从杭州给她捎了几件衣服回去,可没想到她全送给了刚来的两个老太,兄弟姐妹们一回到老家,母亲就把自己平时不舍得吃的一股脑儿都拿出来,满桌子的菜肴让你不知从何处下手。如果有亲戚来,临走的时候,母亲总会从冰箱里找些什么好吃的让他们带回去。如果有什么地方特产,她就会让对门的邻居也尝尝鲜。

我一直有写信的习惯,一来我喜欢写信如面,二来信件可以保存下来,随手翻一翻都能感受到暖暖的亲情。在东北上大学的时候我一直都是保持着和父母通书信的习惯,父亲留给我很多封信,我一直都珍藏在自己的身边。父亲走了以后,我就不再有信了,因为写信、写信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母亲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再后来,工作后我给母亲买了个手机,我就跟自己说,不管怎么样,十天左右都要跟母亲通一次电话,永不间断,因为种种原因,总是未能一直坚持下来,每次跟母亲唠唠家常,摆摆龙门阵,我多半都是个倾听者。听母亲有滋有味地说着身边发生的事,什么张三家的姑娘嫁人了,什么李四家的儿子结婚了,什么老赵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了……这一唠一般就是个把钟头。

前不久,因为弟弟结婚我回了一趟老家。看到母亲忙前忙后的张罗,一直都没停歇,更没和

我多聊上几句,每天都熬夜到很晚,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没有很好的替父亲照顾好自己的母亲,没有让她好好享受晚年生活,回到杭州再打电话的时候,弟弟说母亲病倒了,我想起杭州的时候,把她说进市医院治疗,她还总怕我们儿女压力大,一直说不是什么大病之类的话,告诉我以后结婚买什么房啊等等花钱的地方多着呢,要我节省点,以后没事事儿就不要打电话了。话是这么说,但只要电话一聊起来,母亲就什么都忘了,有一次竟聊到我的手机没电了。

我理解母亲,因为我是她唯一在外地的孩子,也是她最牵挂的孩子。每次打电话聊天有些话未了以言明,但我知道是想让我快点结婚,因为在母亲的眼中我始终是那个思想还没成熟,事事还需要操心的孩子。所以,我还像往常一样,给母亲打电话,听母亲唠叨身边的事……电话里,母亲说多次打电话总是占线,好不容易才拨通了她的电话。她告诉我,以后就由她给我打电话,免得我花钱。我流着泪一遍遍答应着,母爱在我的心温暖地流淌着……一个多小时,母亲高兴地说:“那样有兴致。在她看来,尽管拨通电话不容易,但今天的话费总算不用自己花了……”

母爱无声,天下所有的母亲都一样伟大,我们常年出门在外,不管再苦再忙,母亲们都希望子女通过偶尔的电话传递着我们对父母们彼此间的关爱。

心中的那片红

□ 曾鸣程

慢慢地,我开始明白这些红色的含义,知晓了这些红色后面的故事,心开始被先辈们留下的功绩所振奋,热血沸腾,这也催生了我内心的渴望,对那片红色的渴望。

我家在长江之滨,一九九八年大洪水来的时候,那时我十二岁。十二岁,是成长阶段中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形成的时候,在那个世界为之震荡的时刻,我的周围,电视里、报纸上,处处都飘扬着红色,“共产党员先锋岗”、“共产党员冲锋团”等等,我对“共产党员”这四个字所代表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渐渐开始明白,共产党员是有责任的,是需要站出来承担起这些责任的。那时,这一块红色开始深深地植根在我的心底。

2008年,汶川地震。那时的我已经是—名小学党员,满目疮痍,血泪之地,大地为之颤抖,看着画面里破碎的一切,我哭了,感受着大国的强盛,嗟叹人类的渺小与无力,民之难啊!但

是,同样的,那一面面鲜红的旗帜映入了我的眼帘,多难兴邦,多难兴邦,共产党员,再一次走在了前面。是的,还有我们,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必然会胜利,在这样的信号号召之下,我擦干了眼泪,付之绵薄之力。人的力量并不渺小,凝聚起来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2011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三周年。温总理向全世界宣告:“灾后恢复重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想,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重大成就,再次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那飘扬在山间的红色,照亮了黑暗,吹散了迷雾。九十年,火红的旗帜承载着这九十年来的辉煌,那飘扬了九十年的旗帜,将会在每个人的心里继续绽放。

“党旗在我心中”主题活动选登

